

碎片化阅读时代下的 年鉴开发利用研究

贺 坤*

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应用,碎片化阅读逐渐成为当前社会的常态化阅读方式。从传媒角度来看,碎片化阅读时代有阅读媒介碎片化、阅读时间碎片化、阅读内容碎片化、阅读精力碎片化四种表现形式,碎片化阅读给读者带来的利弊,对传统出版行业有一定的影响。根据目前国内年鉴编纂和开发利用的现状,年鉴的编纂机制难以满足碎片化阅读的阅读节奏,但实际上年鉴的基本属性比较契合碎片化阅读的阅读深度,年鉴的编纂体例也基本符合碎片化阅读的编排方式。因此碎片化阅读时代下,要在加强年鉴分众化传播、做好年鉴基础编辑、优化年鉴版式设计等方面开拓年鉴开发利用的途径。

关键词 年鉴 碎片化阅读 开发利用 传播

年鉴是以全面、系统、准确记述上年度事物运动、发展状况为主要内容的年度资料性文献。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年鉴编纂事业蓬勃发展,公开出版的年鉴以其严谨的体例、全面系统的资料编排,构建了一个权威、真实、客观的信息网络。

随着我国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互联网服务持续渗透个人生活。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20年4月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月,中国网民规模达9.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4.5%,手机网民规模达8.97亿,网络新闻用户规模为7.31亿。^①直观数据宣告了互联网时代和新媒体时代的到来,随之也催生了信息传播和发展的新趋势,即碎片化阅读成为当前人们普遍接受的一种获取信息和知识的阅读方式。年鉴作为以收集、整理、传播、留存信息为目的的传统出版物以及工具书,面临着碎片化阅读时代的冲击。如何积极应对科技进步的挑战,利用碎片化阅读时代的传播特点,推动年鉴的开发利用,成为当前年鉴工作的重大议题。

* 贺坤,男,湖南省邵阳市人,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年鉴工作处副处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年鉴学、方志学。

①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45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0年4月28日, http://www.cac.gov.cn/2020-04/27/c_1589535470378587.htm [2020年5月8日]。

一、碎片化阅读的特点

碎片化是指信息以部分和碎片的方式进行传递,这种碎片化既体现在传播形式上,也体现在传播思维上,更代表了传播理念、接收方式、阅读习惯甚至是营销策略的碎片化与多元化。^①碎片化阅读是信息互联网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人们以手机、电子阅读器、平板电脑等电子终端接收器和各类网络平台为主要载体,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和精力对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进行随时随地的、不完整的、断断续续的阅读。这种碎片化的阅读方式,有以下几种特点。

(一)碎片化阅读的表现形式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互联网技术的进步,碎片化阅读的表现形式也逐渐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一是阅读媒介碎片化,相比传统的纸质出版物,移动互联网技术使得阅读媒体碎片化多样化,手机、电子阅读器、平板电脑等都可以成为阅读的载体。二是阅读时间碎片化,在互联网应用高度渗透下的现代社会环境下,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节奏普遍加快,而阅读是一个需要持续投入时间并且讲究环境的行为。在互联网数字技术的支持下,读者可以利用工作生活中琐碎的休闲间隙进行阅读。三是阅读内容碎片化,在进入数字化传播时代,缺乏延伸相关领域信息的阅读已经不被普通读者接受,涉猎广泛且通俗易懂的信息成为大部分读者的选择,大众的阅读信息内容呈现多样化发展。四是阅读精力碎片化,高强度的社会生活已经将人们训练成复合感官信息接受体,人的精力分散到同时进行的多项任务当中,单纯投入到阅读当中的精力呈碎片化发展态势。

(二)碎片化阅读的利弊

碎片化阅读的发展丰富了人们的信息需求,但同时也给人们的阅读带来许多弊端。有的学者认为,碎片化阅读内容包罗万象,读者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取所需信息,有利于语言类词汇与事实类知识的积累。^②有的学者认为,碎片化阅读有别于传统的纸质阅读,具有零散、随意、快捷、无序、简易等特征,但也有可能是有计划的、完整的、系统性的阅读,只是每次时间较短。^③有的学者认为,碎片化阅读是浅层次阅读,是文化急功近利的表现。^④有的学者认为,碎片化阅读者多持求新求快的心态,习惯性通过搜索和提问来获取知识碎片,长此以往会逐渐丧失深入、系统地阅读完整信息的能力,不易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⑤有的学者认为,碎片化阅读内容来源复杂,传播主体多样,内容缺乏监管,长期阅

① 刘亚男:《新媒体催生的碎片化阅读与传播》,《大众文艺》2016年第16期。

② 牟南瑛:《浅谈西语阅读碎片化之痛》,《教育界》2015年第9期。

③ 王鹏涛:《我国碎片化阅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基于量度视角的考察》,《编辑之友》2018年第1期。

④ 韩再彬:《试谈文学新现象——碎片化阅读》,《课外语文》2015年第24期。

⑤ 赵婷:《在主题报道中讲好故事:从北京日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主题报道说起》,《新闻与写作》2015年第9期。

读这些内容容易导致读者思维的浅薄化,失去理性思考和判断的能力。^①人们担忧碎片化阅读与传统阅读行为的差异带来的影响,但是大部分的学者认为,单方面支持或者否定哪种阅读方式都是片面的,碎片化阅读只是一种阅读方式,重点关注的应该是阅读的获得,而不是阅读的方式。

(三)碎片化阅读对传统出版行业的影响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数字出版技术不断发展壮大,相比传统的纸质出版物,目前的网络世界使得知识信息的体系更加庞杂,也推动了碎片化阅读的到来。因此,碎片化阅读对内容出版发行和开发利用提出新的要求,特别是对传统出版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其一,碎片化阅读改变传统的阅读方式,它以互联网数字信息化的传播形式,通过超文本、超链接功能,打通了信息传播的界限,构造了包括视、听、读三个方面的立体化知识和信息体系,更加符合日常接受信息的多维习惯。而传统出版物只能是单一维度阅读,信息储量有限,难以提供无限拓展的关联阅读。在网络技术的支持下,碎片化阅读更是一种“去中心化”的互动阅读行为,通过互动评论、分享传播、信息共享等方式,促进信息和知识的双向交流,内容出版方和接收方的界限相对模糊,传统出版物的权威和单一面临更大的挑战。

其二,碎片化阅读改变了传统阅读的载体,碎片化环境下阅读载体辅助功能更强大,读者在移动通信技术和各类电子阅读器终端等的支持下,可以迅速便捷地在各类阅读载体和平台之间实现无缝对接和同步,方便建立和输出再利用自己的知识体系和信息数据库,传播、储存和运输的成本几乎可以不用考虑,还使得传统纸质出版物携带不方便、检索效率低、共享性能低等缺点暴露出来。

其三,碎片化阅读革新了传统阅读物的出版周期和编排设计,能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迅速完成从选题组稿到编辑出版周期,以最快的速度呈现到读者面前。符合现代阅读习惯和检索习惯的内容设计和编排,可以让读者快捷精准地查找到所需的关键信息以及衍生内容。

其四,碎片化阅读革新了传统阅读物的发行模式。在大数据的应用和支持下,碎片化阅读内容可以根据读者的阅读历史和习惯,以及职业、工作、地域等信息,主动投放读者感兴趣的碎片化阅读内容,及时更新阅读热点,使得碎片化阅读内容的发行能精准地与目标读者群体对接。

二、碎片化阅读与年鉴编纂

碎片化阅读的影响对于传统出版物如何适应、应对和利用碎片化阅读方式,产生不少启示。年鉴作为传统出版物除了面临这些影响之外,其编纂机制、基本属性以及编纂体例等在应对碎片化阅读时有其自身的特点。

^① 张培琼:《新媒体时代的大学生碎片化阅读及社会影响》,《新媒体研究》2016年第1期。

(一)年鉴的编纂机制难以满足碎片化阅读的阅读节奏

年鉴的编纂主要通过组建供稿网络,形成了众人编鉴、众人审鉴的社会系统工程。从年初的组稿、年中的编辑校对到年末的出版发行,甚至还有不少跨年出版的情况。年鉴稿件实行三级审稿制,还包括退回给供稿单位核校、专家评审等环节。除了少数拥有刊号的年鉴出版单位,绝大部分年鉴出版由年鉴编纂单位经出版社申请书号后再出版,等到年鉴公开出版,已经是信息内容发生的第二年年末。在出版媒介方面,国内绝大部分年鉴以传统的纸质出版物为主要形式,同时出版与纸质版内容大致相同的光盘版或者电子版。这样一个市场化程度不高,出版周期长,出版媒介单一的年鉴编纂机制是难以满足快速化、便捷化、数字化的碎片化阅读节奏的。

(二)年鉴的基本属性比较契合碎片化阅读的阅读深度

无论是将年鉴定义为资料性工具书,还是资料性文献,都强调了年鉴的基本属性是资料性。^①许家康将年鉴资料性的基本内涵和要求概括为材料可靠,有存查价值;内容相对完整,形式多样;简洁明白,检索方便等。^②年鉴的基本属性决定了不管作为资料性文献还是资料工具书,读者阅读查找年鉴的主要目的是查询、利用和开发信息资料,不需要投入大量的文献参考和比对,不需要反复思考和斟酌,仅作为原始资料供读者参考。因此,年鉴的阅读和使用以浅阅读为主。相比其他论著学术类出版物来说,年鉴资料性的基本属性匹配的浅阅读比较契合当前碎片化时代的阅读深度。

(三)年鉴的编纂体例基本符合碎片化阅读的编排方式

段志兵认为,词典类、科普类、技术参考类图书的目录和索引都较为详细,其内容多分离为独立的知识单元,适应碎片化阅读。^③以条目体为主的年鉴在适应碎片化阅读的编排方面有着天然的亲近感。许家康对于年鉴的条目定义是年度客观事实及相关信息的集合体,是条目化年鉴主体内容的基本寻检单元和相对独立的资料主题,条目按其篇幅大小,又可分为特大条目、大条目、中条目和小条目。^④

目前,年鉴条目的内容设置和编写要求,具备资料性、易检性、独立性,比较符合阅读内容碎片化的特点。同时,超文本、超链接等技术的运用以及多层次、可视化的内容编排模式给年鉴编纂的框架设计带来了革新式的调整空间和思路。数字化阅读的形式也让年鉴在信息检索、开发利用、图文设计等方面有了全新的渠道和方式。因此,年鉴的体例特点和要求不仅能够适应碎片化阅读的编排方式,还能借助碎片化阅读的数字化特点进一步优化和提升年鉴的使用价值。

① 武星斗:《论年鉴属性》,《中国地方志》2015年第12期。

② 许家康:《论年鉴的资料性》,《许家康集》,线装书局,2011年,第3页。

③ 段志兵:《巧对碎片化阅读需求,优化科技图书设计》,《中国编辑》2012年第5期。

④ 许家康:《年鉴条目基本知识和编写原则》,《沧桑》2010年第7期。

三、碎片化阅读时代下的年鉴开发利用途径

笔者试图将年鉴的开发利用置于碎片化阅读时代的背景下去研究,希望拓宽年鉴开发利用的思路,只有充分剖析碎片化阅读对传统出版物以及年鉴编纂出版的影响,才能更好地找到年鉴开发利用的途径。

(一) 加强年鉴分众化传播,满足碎片化阅读的便捷需要

在互联网技术支持下,读者能普遍接受碎片化阅读,主要是由于各种新媒体技术为阅读体验提供了便捷的服务,充分满足各种形式的阅读需要。一些可视化、可听化的阅读方式甚至让专业、枯燥的内容变得有趣起来,从而也增加了阅读的兴趣,增强了内容的可读性。

从目前年鉴的开发利用来看,在应对碎片化阅读上做出了不少尝试。有的年鉴在纸质版中嵌入二维码链接,让年鉴在汇集信息资料方面更加立体化,有的年鉴开发出网络版本让纸质版的年鉴呈现在数字化阅读器上,有的年鉴开发出简本、英文版等系列产品,满足不同群体和阅读场所的需要。但是,大部分的年鉴开发利用受到原有的纸质版影响较大,应该进行更多市场化的开发和运营。

首先,摆脱纸质版的内容框架范围。根据政府机构、研究学者、学生市民、国外人士等年鉴读者群体的需求分类,制定有特色、不重叠、针对性强的个性化版本,在文风选择、框架设计、内容编辑等方面也要求做到与读者群体相适应。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应当大量缩减携带不方便、查阅不便捷、发行覆盖不广的纸质版出版经费,将经费投入到复制成本低、使用信息化程度高的数字化版本上。

其次,成立适应碎片化阅读时代的媒体融合年鉴编辑部。与原有的纸质版年鉴编辑部相比,实行不同的工作模式、编纂机制、出版形式、发行渠道、评价体系,引入音频、视频、动漫等专业人才,媒体融合年鉴编辑部追踪热点,主动精准投放,利用原有的年鉴内容,进行二次加工整理后再利用,丰富年鉴的阅读平台和阅读体验。

最后,搭建年鉴组稿供稿的线上网络平台。模糊年鉴内容生产者和使用者的界限,实现年鉴编辑的“去中心化”行为。解决传统年鉴无法收集市场化程度高的行业和信息资料,拓宽事务的记述角度,建立年鉴内容出版的使用反馈机制,增添阅读年鉴的乐趣和积极性,在已经搭好信息主体框架的前提下,促进年鉴作者主动参与收集、整理和补充完善年鉴资料。

(二) 做好年鉴基础编辑,强化碎片化阅读的内容需求

碎片化阅读方式下,读者的阅读来源选择多样化,这些数字化出版的内容浅显易懂,但各类信息鱼目混杂,人们获取的信息和渠道变得丰富了,信息的有效性反而下降了。信息的深入性、系统性和权威性方面存在不足,虽然满足部分读者的阅读需求,但是在阅读价值上是大打折扣的。

年鉴价值在碎片化阅读下的根本体现就在于其内容的权威性、专业性、全面性、系统性。做好年鉴的基础编辑工作,发扬求真务实的作风,把好年鉴的政治关、史实关、体例关、文字关和出版关,充分认识到年鉴是一项具有历史担当的文化活动,无论阅读的形式

如何改变,对于基础编辑工作的态度不可以改变,年鉴工作的严谨度不可以随着阅读碎片化而碎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的年鉴工作更应该肩负起记录伟大事业的历史使命。年鉴的开发利用应当坚持以年鉴内容为核心价值,立足于年鉴的主要服务对象,充分挖掘年鉴核心价值,引导大众的思想文化认识,建立培育严谨科学的信息甄别素质,从而充分发扬年鉴内容的价值取向,实现年鉴的社会价值。

(三) 优化年鉴版式设计,适应碎片化阅读的使用需求

阅读时间碎片化让读者无法集中注意力去从大段文字中主动提炼关键词和关键句,这就需要年鉴在版面设计和文字布局方面主动去适应碎片化阅读时代的读者习惯。

首先,进行开发再利用的年鉴框架应当大幅减少层级,以极大扁平化的框架结构设计,让读者在碎片化阅读时间中,快速、准确地查找到需要的资料信息分类。其次,年鉴的条目标题要简洁明了,编辑主动提炼标题里的关键文字加以色标突出展示,瞬间引起读者阅读条目内容的兴趣。再次,在条目使用上,多用500字以下的中小条目,慎用超过1000字以上的特大目,必要时可以多用小标题加以分隔,将特大目内容切割为主题句前置置于每段、主题词鲜明概括的碎片化内容。最后,年鉴的开发利用应注重地域特色,利用大数据分析年鉴点击使用阅读检索的频率,优先提早重点推出检索频率高、阅读查阅量大的相关内容,结合碎片化阅读的使用习惯,注重内容的分享性和互动性,触发读者的乡土情怀、乡土认知和乡土认同。

四、结 语

碎片化阅读是新媒体融合语境下比较突出的一种阅读形式,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模式,传媒学、出版学、语言学等多学科学者对碎片化阅读的表现和特点以及利弊影响做了不少研究。年鉴事业是地方志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年鉴给人的印象一直是一本“大部头”的百科全书。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年鉴的对象记述是第一性的,其中心和着眼点是对地情的客观记述;读者是第二性的,只能被动地对既有的编纂成果选择使用。^①但是,随着信息化时代的不断演变,信息传播和供给不再是问题,如何遴选有价值的信息才是最重要的。年鉴作为一个具有存史价值的信息平台,其开发利用赋予了年鉴内容的二次生命,在已有的机制体制下,改革创新管理体制,灵活引入更多的市场机制参与年鉴的媒体融合发展,这也是当前各级党委和政府特别是宣传部门积极推动的方向。

碎片化阅读带给当前的年鉴开发利用巨大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以条目体为主的年鉴编纂体例以及浅阅读特性似乎就是早期碎片化阅读的表现特征,年鉴在拥有天然契合优势前提下,更应该紧紧抓住这个机遇,从而在新的技术和阅读趋势背景下创新年鉴开发利用,充分发挥年鉴的时代价值。

责任编辑:杨卓轩

^① 杨树民、刘百宽、张煜峰:《对地方综合年鉴读者定位的思考》,《上海地方志》2004年第2期。